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十一卷 斷橋情跡

蓋情之一字，假則流蕩忘返，真則從一而終；初或因情以離，後必因真而合，所以破鏡重圓，香勾再合，有自來也。話說元朝，姑蘇有一士人，姓文，名世高，字希顏。生來天資敏捷，博洽好學，但因元朝輕儒，所以有志之士，都不肯去做官，情願隱於山林，做些詞曲度日，故此文世高功名之念少，而詩酒之情濃。到至正年間，已是二□過頭，因慕西湖佳麗，來到杭州，於錢塘門外，昭慶寺前，尋了一所精潔書院，安頓了行李書籍，卻整日去湖上遨遊。信步閒行，偶然步至斷橋左側，見翠竹林中，屹立一門，門額上有一扁曰：「喬木世家」。世高緩步而入，覺綠槐修竹，清蔭欲滴，池內蓮花馥鬱，分外可人。世高緣景致佳甚，盤桓良久，忽聞有人嬌語道：「美哉，少年！」世高聞之，因而四顧。忽見池塘之左，台榭之東，綠蔭中小樓內，有一小嬌娥，傾城國色，在那裡遮遮掩掩的偷看。

世高欲進不敢，只得緩步而出，意欲訪問鄰家，又不好輕易問得。適見花粉店中，坐著一個老婦人，世高走近前，陪個小心道：「老娘娘，借寶店坐一坐。」老婦人道：「任憑相公坐不妨，只沒有好茶相款。」世高見這老嫗說話賢而有禮，便問道：「老娘娘高姓？」老婦人接口道：「老身母家姓李，嫁與施家。光大亡過□年，只生得一個小女。因光夫排行第□，人都稱老身施□娘，但不知相公高姓，仙鄉何處，到此何干？」世高道：「在下姑蘇人，姓文，因慕西湖山水，特來一遊。」施□娘道：「相公特來游西湖，便是最知趣的人了。」

世高見他通文達禮，料到不是粗蠢之人，便接口道：「老娘娘，前面那高門樓，是甚麼樣人家？」施□娘道：「是鄉宦劉萬戶家。可惜這人家，並無子嗣，只生得一位小姐，叫名秀英，已是□八歲了，尚未吃茶。」世高故意驚訝道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須嫁。論起年紀，□八歲，就是小戶人家，也都嫁了，何況宦家。」施□娘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劉萬戶只因這小姐生得聰明伶俐，善能吟詩作賦，愛惜他如掌上之珍，不肯嫁與平常人家，必要嫁與讀書有功名之人，贅在家裡，與他撐持門戶，所以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把青春都錯過了。」世高道：「老娘娘可曾見小姐過麼？」施□娘道：「老身與他是緊鄰，時常賣花粉與他，怎麼不見？」

世高聽見，暗暗道：「合拍得緊，今日且未可說出。」遂叫聲咕噪，起身回去，細細思想道：「這姻緣准在此老婦人身上有些針線。但這老婦人賣花粉過日，家道料不豐腴，我須破些錢鈔，用些甜言美語，以圖僥倖。」是夜，思念秀英小姐道：「他是閨門處女，如何就輕易出口稱贊我？他既稱贊，必有我的意思。況又道：『美哉少年』，尤為難得。」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，忽然不知不覺，夢到城隍廟裡；一心牽掛著秀英小姐，便就跪在城隍面前，禱告道：「不知文世高與劉秀英有婚姻之緣否？」城隍吩咐判官查他婚姻簿籍。判官查出呈上，城隍看了，使就案上硃筆，寫下四句與文世高，接得在手，仔細一看，上道：

爾問婚姻，只看香勾。

破鏡重圓，悽惶好仇。

文世高正在詳審之際，旁邊判官高聲一喝，颯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仔細思量：「此夢實為怪異，但『破鏡重圓，悽惶好仇』二句，其中有合而離，離而合之事，且待婚姻到手。再作區處。」到天明，急用了早膳，帶了兩錠銀子。踱到施□娘店中來。

那施□娘正在那裡整理花粉，抬起頭來，見文世高在面前，便道：「相公，今日有什麼事又來？」文世高道：「有件事央求老娘。」施□娘道：「有何事？若可行的，當得效勞。」文世高便去袖中取出銀子來，塞在施□娘袖中道：「在下並不曾有妻室，要老娘做個媒人。」施□娘見他口氣，明明是昨日說了秀英小姐身上來的，卻故意問道：「相公看上了那一家姐姐，要老身做媒？」文世高道：「就是老娘昨日說的劉秀英小姐。」施□娘道：「相公差矣！若是別家，便可領命；若說畿家。這事實難隊命。只因劉萬戶生性固執，所以遲到於今。多少在城鄉宦，求他為婚，尚且不從，何況你是異鄉之人，不是老身衝撞你說，你不過是個窮酸，如何得肯、尊賜斷不敢須。」便去袖中摸出那兩錠銀子來，送還文世高。

世高連忙道：「老娘娘，你且收著。在下還有一句話要說。」即將後前椅於移近櫃邊，道：「不是在下妄想，只因昨日步人劉萬戶園庭，親見小姐坐在小樓之內，見了我時，說一聲道：『美哉少年！』看將起來，小姐這一句說話，明明有些緣故，今日特懇老娘進去，見一見小姐，於中見景生情，得便時，試問小姐可曾有這一句說話否，然而他是深閨小姐，如何就肯應承這句話？畢竟要面紅耳赤。老娘是個走千家，踏萬戶，極聰明的人，須看風使船，且待他口聲何如。在下這幾兩銀子，權作酬勞之意，不必過謙。在下晚間再來討回話。」施□娘聽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劉小姐若沒這句話，你再也休想；若果有這句說話，老身何惜去走一遭。但你不可弔謊；若弔了謊，卻不是老身偌大的罪過？反說是輕薄他，日後再難見他的面，這關係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說空頭話。」文世高道：「我正要托你做事，如何敢說謊？若是在下說謊，便就天誅地滅，前程不吉。」施□娘見他發了咒，料到未必是謊，即忙轉口道：「老身特為相公去走一遭，看你姻緣何如。若果是你姻緣。自然天從人願；若不是你姻緣，你休癡想，纏我也是無益的。」文世高點首道：「自然曉得。」便回下處。正是：

眼觀旌捷旗，耳聽好消息。

卻說施□娘著落了袖裡這兩錠銀子，安排午飯吃了，揀取幾枝奇巧時新花兒，將一個好花盞兒來盛著，慢慢的走到劉家來。正是：

本為賣花老嫗，權作採花冰人。

三姑六婆不入，斯言永遠當遵。

卻說這劉小姐自見文世高之後，好生放他不下，暗想道：「我看他一表不俗，斷不是尋常之輩。若與他夫妻偕老，不枉我這一雙識英雄的俊眼兒。我今年已□八，若不嫁與此等之人，更揀何人？但我爹爹固執，定要嫁勢要之人，不知勢要之人就是貧賤之人做起的。揀到如今，徒把青春耽誤過了，豈不可歎？但不知所見少年是何姓名，恐眼前錯過了，日後難逢。」這是小姐的私念。大抵女人，再起不得這一點貪愛之念，若起了時，便就心猿意馬，把捉不定。

恰值那施□娘提了花籃兒來到劉家，見了老夫人，道個萬福。夫人還禮道：「施媽媽，久不見你了。」施□娘道：「因家間窮忙，失看老奶奶和小姐。今日新做得幾枝好花兒，送與小姐戴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家小姐正思量你的花兒戴。你來的好。」吃了茶，就走到小姐繡房門口，掀開簾兒，走將人去。只見小姐倚著欄杆，似一絲兩氣模樣。上前忙道個萬福，恰值小姐思憶少年，一時不知，見施□娘道了萬福，方才曉得有人到來，急轉身回禮道：「媽媽為何這幾時不來看我？可有什麼時新巧色花頭兒麼？」施□娘道：「有！有！」連忙開了花盞兒，都是嶄新花樣。一枝枝取出來，放在桌上，卻取起一朵喜踏連科的金枝金梗異樣好花兒，插在小姐頭上道：「但願小姐明日嫁個連中三元的美少年，帶挈老身吃杯喜酒，可好麼？」小姐笑笑，便隨他戴了。

恰好丫鬟春嬌送進茶來，施□娘接杯在手，順口兒道：「老婆子今日吃了小姐的茶，不知幾時吃小姐的喜酒哩。常時受小姐的好處，一些也不曾補報得，日夜在心。明日若替小姐做得一頭好媒，老婆子方才放心得下。」小姐口中雖不做聲，卻也不怪他說。施□娘看房中無人，便走近小姐身邊一步道：「小姐，老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活，敢在小姐面前說麼？若不嫌老身多嘴，方敢說，若怪老身，老身也就不說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媽媽，你是老人家，如何怪你？有話但說不妨。」施□娘便輕輕說道：「小姐！你前日樓上，可曾見一個少年的郎君麼？」小姐臉色微紅，慢慢的道：「沒有。」口中雖然答應，那意思甚懈。

施□娘見他像個不真怪的意思，料到是曾見過來。因又說道：「你休瞞我。那少年郎君，今日特來見我，說前日見了小姐，小姐稱贊他美少，可是有的麼？」小姐不覺滿面通紅，便不則聲。施□娘知竅，便說道：「那少年郎君是蘇州人，姓文，真個好一個風流人品。小姐若得嫁他，日後夫榮妻貴，也不枉了小姐芳容。你心下何如？」那小姐把頭低了，微微一笑。施□娘見小姐這般光

景，料到□拿九肯，又說道：「那文相公思想小姐，自從昨日至今，一連來數次，要老身訪問小姐消息，不知小姐有何說話？」那小姐道：「沒有什麼說話，但不知這人可曾娶？」便不言了。

施□娘接口道：「他說不曾娶妻，所以求老身做媒。據我看起來，這人不是一個薄倖之人。論相貌，與小姐恰好是一對兒，不可錯過了這好親事。小姐若肯應允，老身出去就與他說知。」小姐將頭點了一點，施□娘會意，忙收拾花盒兒起身，小姐又扯住他衣袂道：「老媽媽謹言。」施□娘道：「不必吩咐。」出來見了老夫人道：「小姐還要幾枝好花兒，明日再送來。」說罷自去。正是：背地商量無好語，私房計較有姦情。

施□娘出得門來，那文世高早已在店中候久了。見了施□娘欣欣然有些喜色，便深深唱一個喏道：「那事如何？」施□娘細細說一遍，喜得那世高渾身如蟲鑽骨癢一般，非常快樂，道：「小姐這般光景，婚姻事大半可成，我明日做一首詩，勞老娘寄與小姐一看，或求他和我一詩，或求他信物一件，以為終身之計。全仗維持。」施□娘依允了。

文世高回寓，當晚一夜蝗眠，次日早起，取出白綾汗巾一方，磨濃了墨，寫七言絕句一首於上：

天仙尚惜人年少，年少安能不慕仙？

一語三生緣已定，莫教錦片失當前。

寫完，封好了，急急走到店中，付與施□娘，道：「煩老娘寄一寄去，千萬討小姐一個回信。事成重重相謝。」

施□娘袖了詩又揀幾枝好花兒，假意踱到劉家來，見了老夫人道：「今選上幾枝花兒，比昨日的又好，特送與小姐。」說完了，便望小姐臥樓上走。小姐見了，比昨日更自不同，即忙見禮。施□娘四顧無人，便去袖中摸出那條汗巾兒，遞與小姐。小姐打開一看，卻是一首詩。仔細看來，大是鍾情的意思，又見他寫作俱妙，越發動了個愛才之念，看了不忍釋手。施□娘見他這般不捨，就道：「小姐高才，何不就和他一首。」小姐笑道：「如何便好和得？」施□娘道：「文相公還要問你求件信物兒以為終身之計。」小姐聽罷，便從箱子內，取出親手繡的一條花汗巾，拿起一枝紫毫筆，就題一詩於上。云：

英雄自是風雲客，兒女蛾眉敢認仙。

若問武陵何處是？桃花流水到門前。

題完詩，就遞與施□娘。□娘道：「你兩個既是這般相愛，定是前生結下的夫妻；但不知道這詩中可曾約他幾時相會？」小姐道：「我詩中之意，雖未有期，卻隨他早晚來會便了。」施□娘道：「如此固好，但府上銅牆鐵壁，門戶深沉，卻教他從何處進來？」小姐聽了，沒做理會。施□娘是偷香竊玉的老作家，推開窗四圍一看道：「有了！老身的後門，緊靠著這花園牆內棲雲石邊。小姐，你晚間可到石上，垂過一條索子來，教文相公執著索子，攀著樹枝，便可進來。」小姐道：「恰好有條鞦韆索在此。且喜這石畔有一株老樹，盡可攀援，諒無失足之虞。」

兩個計較得端端正正。小姐又取出一隻穿得半新不舊的繡鞋兒，遞與媽媽，道：「以此為驗。」施□娘袖了繡鞋兒並花汗巾，起身作別。臨行時，小姐去奩妝裡取出金釵一股，贈與施媽媽，道：「權作謝儀，休嫌菲薄。」又叮囑了幾句，送至樓門口。正是：

情到相關處，身心不自由。

和盤都托出，閨閣惹風流。

施□娘急急走至店中，那文世高已候許久了，施□娘道：「文相公，恭喜賀喜！天賜良緣！我今日為你作合，你休負了小姐一片苦心。」遂取出汗巾、繡鞋兒，遞與文世高。世高一時見了，就如平地登天，喜之不勝。再看詩意，不獨情意綢繆，而詞彩香豔風流，更令人愛慕。看了繡鞋兒，纖小異常，又令愛殺。正在仔細玩弄之際，忽然想起夢中城隍之言，「若問婚姻，只得香勾」之句，遂歎一聲道：「好奇怪！」施□娘道：「有何奇怪？」文世高便將夢中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施□娘道：「可見夫妻真五百年結就的，不然，一見何便留情至此？」文世高遂把汗巾、繡鞋放入袖中。施□娘道：「還有好處哩，約你晚間相會！」並從牆上掛索之計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喜得那文世高眉花眼笑，連叫謝天謝地，走到寓所，換了一套新鮮衣服。

等到黃昏，街鼓微動，文世高就悄悄到施□娘家等候。候不多時，只聽得牆頭上果有鞦韆放過來，施□娘扶了文生，文生吊住索子，扒上牆頭，慌慌張張，攀著一枯樹枝，正欲跨到石上，不料那枯枝一斷，從空倒跌在石峰上，立時喪命。只道是：

兩地相思今會面，誰知樂事變成悲！

施□娘見文生跨過了牆，只道落了好處，竟自閉門而睡不題，小姐見文生已上牆頭，正欲相迎，忽知跌下竟不動了；急走近身邊一看，見牙關緊閉，手足冰冷，忙去摸他口鼻，一些氣息也無。小姐慌了手腳，一霎時滿身寒顫起來，欲待救他，又無計策，只得又去口鼻邊摸一摸，氣息全無，身上愈冷了。悽惶無措，不覺兩淚交流，一則恐明早父母看見屍首，查究起來，譴責難逃；二則文生因我而亡，我豈有獨生之理？千思百想，只得將鞦韆索自縊而死。正是：

可憐嫩蕊嬌花女，頓作亡生殞命人。

且說春嬌這丫鬟，原是粗婢，日日清早，小姐幾次叫他，也不就起來。這晚小姐因有心事，叫他先睡，故不知小姐自縊而死，竟睡得過不亦樂乎。老夫人不見春嬌出來取麵湯，隨即自上樓來叫：「春嬌，這時節怎麼還不拿麵湯與小姐洗面？」那春嬌從睡夢中驚醒，起來見老夫人立在他面前，也便呆了。老夫人只道小姐貪睡，口裡道：「女兒，你也忒嬌養了，這時候還不起來，莫非身子有些不快麼？」總不見則聲，急急走到床前一看，並不見影響，忙問春嬌道：「小姐在那裡？」春嬌夢夢不知。

下樓四圍一看，只見棲雲石上，跌死一少年男子；舉頭一看，樹上吊著的，卻是秀英女兒。一時嚇倒，口裡只叫道：「怎麼好，怎麼好！」急叫春嬌把小姐抱起，自去喉間解了鞦韆索子，放將下來。已是直挺挺，一毫氣息都無了。慌忙走到房中，見了劉萬戶，兩淚如雨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劉萬戶不知甚麼緣故，問道：「為何事這般慌張？」夫人咽了半日，方說得一句出，道：「女兒縊死了！」劉萬戶聽了，驚得面如土色，急忙同了夫人，走到石邊，看見兩個死屍，便則聲不得；點點頭，歎一口氣道：「這般醜事，怎處？」細問春嬌，知是施婆做腳。劉萬戶對夫人道：「女兒之死，倒也罷了，但這賊屍卻怎麼處？」因又問道：「這事既是施婆做的，須叫他來設法出去。」便悄悄叫家人去喚施婆。

那時施□娘五更就立在後門首，等文生下來；再不見鞦韆索子，好生疑慮，不住的走進走出，絕不見影兒，心裡委決不下。忽然間，劉家兩個人走到面前道：「施媽媽，奶奶立等你說句話。」那施媽媽聽了這句話，嚇得面上就像開染坊的，一搭兒紅，一搭兒紫，料道這事犯出來了；又設法兒做個脫身之計，只得硬著臉來見老夫人。

夫人道：「你如何害我小姐？」施媽媽道：「並不關我事，這都是小姐自看上了文生，賦詩相約，自家做出來的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如今兩個都死了，怎麼處？」施媽媽聽了這一句，一發魂都沒有了。回到山石邊一看，連施媽媽也哭起來。劉萬戶道：「做得好事！誰要你哭？如今事已至此。無可奈何，我家醜聲豈可外揚？卻怎麼弄得這兩個屍首出去才好。恐家中小廝得知，人多口多，不當穩便。」施媽媽接口道：「我有個姪兒李夫，原賣棺木為生。他家有兩三個工人。等找去叫他，晚間寂寂抬一口大些的棺本來，把他二人共殮了，悄悄抬到山裡埋葬了，誰人得知？」劉萬戶與夫人都點頭會意，取了二□兩銀子與施媽媽，叫他速去打點。又吩咐道：「切莫聲張。來扛抬的人，都莫與他說真話，若做得乾淨。前情我也不計較你了。棺木須要黃昏人靜，從後門抬進，不可與一人知覺。凡事謹言，不可漏泄。」說罷，施媽媽自出，暗暗的打點停妥。

到得人靜，劉萬戶只叫春嬌開了後門，放那抬棺木的悄悄而入。扛抬的人留在外廂，單叫李夫進來，把這兩個屍首放做一柩。老夫人不敢高聲大哭，因愛惜這個女兒，雖有家貨，已死無靠；遂將房中金銀首飾盡數都放在棺內，方將棺材蓋上釘好。老夫人又賞了扛抬的人，悄悄地抬出，抬到天竺峰下，掘開土來，把棺材放下。李夫吩咐眾人道：「你們抬了這半夜，也辛苦了；你們先自回去買些酒吃。我受人之托，當終人之事，我自埋好了才回。」

眾人取了扛索而回，獨李夫人心懷歹意，因人殮時，見老夫人將金銀首飾放在棺內，約莫也有三百金，李夫是眼孔小的人，生平何曾見過這許多東西。一時眼熱，恨不盡數拿來，揣在懷裡，故先打發了這幾個人回去，再四顧無人，便將鐵鋤把棺蓋著實打了幾下，那棺蓋就鬆開一條縫。原來李夫先前用了賊智，便預準備著這個意思，於釘釘時節，就不著實釘緊，所以一敲就開，再將鐵鋤去於口邊撬將開來，把棺蓋掀開，放在一邊；正要伸手去小姐頭上拔那首飾，你道世上有這樣遇巧的事！一邊李夫去取首飾，一邊文世高遠魂轉來，哼嘍一聲。

那李夫著實吃了一驚，只道是死鬼作怪，慌了手腳，連忙便跑。只聽見呼呼的，有鬼從後趕來，愈覺心慌，負極的往前奔走，一連跑了四五里路，方才放心。口轉頭來一看，並沒一個人影。低頭一看，原來腳上帶了一條大荊棘草，索索的，不住拖著。四邊荒草亂響，不覺疑心生暗鬼起來。李夫原不是久慣劫墳之人，所以一驚便走回去，那裡還再來。正是：

鼈魚脫卻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且說文世高還魂轉來，遍身疼痛難當；又不知何處，舉目茫然。但見淡月彎彎，殘星點點，荒蒿滿眼，古木參天。見自己存身棺內，誰知棺內又有一屍，料是秀英小姐了，抱著小姐的屍首哭道：「我固為卿而死，卿必因我而亡。既得生同情，死同穴，志亦足矣。」因以面對面，抱著只是哭。見小姐不能回生，便欲再尋死地。忽見鼻孔中微有氣息，文生急按耳疾呼，以氣接氣。良久，秀英星眼微開，文生大喜，漸漸扶起，覺音容如舊。

二人既醒，悲喜交集。秀英道：「今寓死而復生，實出意外，這是天意不絕爾我之配。但我父母謂爾我已陷於死亡，無復再生之理，不可驟歸。不若妾與君同去晦跡山林，甘守清貧，何如？」文生點頭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兩人從壙中走出，文生因跌壞，步履艱難。秀英只得幫著文生，將棺內被褥打了一包；又將自己金銀首飾收拾藏好；再將棺蓋蓋好，把鐵鋤鋤些浮土掩了棺木，攜了包裹，二人你攙我扶，乘著星月之下，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山來。

走到天亮，方才到得水口。文生僱了一隻阿娘船，扶了秀英小姐下船，便與船家長幾錢銀子，買些魚肉酒果之類，燒個平安神福紙，大家吃了神福酒，遂解纜開船而去。正是：

偷去須從月下移，好風偏似送歸期。

傍人不識扁舟意，惟有新人仔細知。

這文生載了秀英小姐，就如范大夫載西施遊五湖的一般，船中好不歡悅。又是死而復生之後重做夫妻，尤覺不同。只是身體被跌傷之後，少不暢意，每到村鎮，便買些酒肉將息。

過了三日，早到了蘇州地面，文生走上去，叫了一乘暖轎下來，收拾了包裹，放在轎內。兩人抬到家裡，歇下轎子，請那新娘子出來，那時更自不同。

不道是嫦娥下降，也說是仙子臨凡。

原來文生父母雙亡，他獨自當家，就叫家中婢女收拾內房，打掃潔淨，立時買了花燭紙馬，拜起堂來，吃了交杯酒，方才就寢。從此夫妻相敬如賓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老夫人當日打發了這棺材出門，暗暗啼哭不住。只因止此一女，日常不曾與他早定得親，以致今日做出醜事來，沒緊要，把一塊肉屈屈斷送了。心裡又懊恨，又記掛，不知埋葬的如何。次日去尋施媽媽，正要問他埋葬的事。叫人去問，並無人答應。推開門看時，細軟俱無，只乘得幾件粗傢伙。家人忙回復了夫人，夫人愈加傷感道：「恐我與他日後計較，故此乘夜逃去了。」正是：

千方百計虔婆子，逃向天涯滅影蹤。

那文生與秀英在家，正自歡娛，誰知好事多磨。其時至正末年，元順帝動□七萬民夫，濬通黃河故道，一時民不聊生，人人思叛。妖人劉福通，以紅巾倡亂，軍民遇害。劉萬戶以世胄人才，欽取調用。劉萬戶無可奈何，只得同夫人進京。經過蘇州，又值張士誠作耗，路途騷動。那些軍士們紛紛四散劫掠，遇著的便殺，有行李的便奪行李。到處父南子北，女哭兒啼，好不慘淒。劉萬戶欲進不能，暫羈吳門。

過不幾日，那張士誠乘戰勝之勢，沿路侵犯到蘇州地面，合郡人民驚竄。文生在圍城中，亦難存濟，只得打疊行囊，挈了秀英，同眾奔出，也投泊到驛中。秀英小姐遠遠望見一人，竟像父親模樣，急對丈夫道：「那是我父親，不知為何在此。但我父親不曾認得你，你可上前細細訪問明白。」

那文世高依了秀英之言，慢慢踱到劉萬戶面前，拱一拱手道：「老先生是杭州麼？」劉萬戶答道：「學生正是錢塘。」文生又道：「老先生高姓？」萬戶道：「姓劉。家下原係世胄，近因劉福通作亂，學生因取進京調用，並家眷羈滯在此。不意逢此兵戈滿眼之際，不能前進，奈何？」文生聽了這一番話，別了回來，對秀英小姐道：「果係是我泰山，連你母親也來在此。」小姐聽得母親也在這裡，急欲上前一見。文生止住道：「未可造次。你我俱是死而復生之人，恐一時涉疑，反要惹起風波，更為不美，且慢慢再作區處。」小姐不好拂丈夫之意，只得忍耐。然至親骨肉，一朝見了，如何勉強打熬得住？

是夜，秀英暫宿館驛間壁，思念父母，竟不成眠，嗚嗚大哭，聲徹遠近。劉萬戶與夫人細聽哭聲，宛然親女秀英之聲也，心中涉疑，急急往前一見，果是秀英。老夫人不管是人是鬼，一把抱住了大哭。獨劉萬戶尚然不信，因說女已死久，必然是個鬼祟，變幻惑人。秀英聞言，細細說明前事。父親只是不信。秀英見父親固執，無計可施，只得說：「父親若果不信，可叫人回到大竺峰下，原舊葬埋之處，掘開一看。若是空棺，則我二人不是鬼了。」

劉萬戶依言，吩咐老僕劉道，速往西湖天竺峰下，面同施婆姪兒李夫，掘開舊葬之處，看其有無，速來回報。

劉道領了主人之命，走到湖上去尋李夫。誰知李夫當夜開棺，恐怕日後事露，夜間就同姑娘逃走了。沒處尋下落。卻問得原先李夫手下一個抬棺之人，領了劉道，到山中掘開上來，打開棺材一看，果然做了孔夫子「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」。劉道方信還魂是真，急急奔到蘇州，細細說知。劉萬戶始信以為實。

然夫人見女兒重生，喜之不勝；獨劉萬戶見女婿是個窮酸，辱沒了家譜，心中只是不樂，幾次要逐開他去，因干戈擾攘，姑且寧耐。到得癸巳六月，淮南行省平章福壽擊破了張士誠，會伯顏、帖木兒等，合兵進薪水破之。自此道路稍通。劉萬戶恐王命久羈，急於趨赴，遂攜了夫人、女兒，同上京師。文生亦欲同行，爭奈丈人是個極勢利的老花臉，竟棄逐文生，不許同往。文生卻與妻子依依不捨。

那萬戶大怒，登時把秀英小姐扶上車兒，便對文生道：「我家累世不贅白丁，汝既有志讀書，須得擢名金榜，方許為婚。」說罷，登程如飛而去。氣得那文生嚎陶大哭，珠淚填胸，昏暈幾絕；又思量道：「這老勢利如此可惡，而我妻賢淑，生死亦當相從。」遂緩步而進。

到得京師，那時劉萬戶新起用，好不聲勢赫奕，世高窮酸，如何敢近？傍邊又沒個傳消息的紅娘，小姐如何知道文生在此？況客中金盡，東奔西去，沒個投奔，好不苦楚。兼之臘月，朔風凜凜，彤雲密布，悠悠揚揚，下起一天雪來。文生冒雪而往，只見前面一個婆婆，提著一壺酒，冒雪而來，就像施□娘模樣，漸漸走到面前。施□娘抬頭一看，見是文生，好生驚恐，啐了一聲，也不開言，連忙提了酒壺往前亂跑；口裡只管不住的念：「觀世音菩薩！救苦救難的菩薩！」文生見他如此害怕，曉得他疑心是鬼，便連趕上幾步道：「施老娘不要心慌，我不是鬼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

那施□娘心慌，也不聽得他的話，見他從後面趕來，越發道是鬼了。走得急，不料那地下雪滑，一交跌倒，把酒壺兒丟翻在地。連忙爬起，那酒已潑翻了一半。文生忙上前扶住道：「老娘不須怕得，我不是鬼。」連聲道：「不是鬼。」

施□娘仔細一看，方才放心道：「你不要說謊，我是不怕鬼的。」文生道：「我實是人，並非虛謬。你卻不曉得我還魂轉來的

緣故，所以疑心，我與小姐都是活的了。」施□娘道：「我不信！那棺材又是釘的，棺上又有土蓋了，如何走得出來？」文生道：「不知那時有甚麼人撬開棺木，要盜小姐首飾，卻值我氣轉還魂，那人就驚走了去。我見小姐屍首，知是為我而亡，」並小姐亦活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施□娘道：「如今相公進京來何干？」文生道：「誰知小姐父親上京做官，驛中遇著了小姐。岳丈嫌我窮酸，竟強攜了女兒進京，將我撇下，我感小姐情義，不忍分離，只得在此伺候消息。今日衝寒出來，又訪不得一個音問，卻好撞著老娘。不知老娘為何也到此住？」

施□娘道：「自你那日死後，我卻心慌懼罪，連夜與姪兒搬移他處，後因我女兒嫁了京中人，我也就同女兒來此，盡可過活。相公既如此無聊，何不到我舍下，粗茶淡飯，權住幾時。一邊溫習經書，待功名成就再圖婚娶，何如？」文生正在窘迫之際，見施□娘留他，真個是他鄉遇故知，跟了□娘就走。

走不上數□家門面，便是他女婿家了。施□娘叫出女婿來見了，分賓主而坐，說其緣故，那女婿嗟呀不已。媽媽就去把先前剩的半壺酒燙得火熱，拿兩碟小菜兒，與文生搪寒。自己就到外廂收拾了一間書房，叫文生將行李搬來。文生從此竟在施媽媽處作寓，凡三餐酒食之類，都是施媽媽搬與他吃。文生本是不求聞達之人，因見世態炎涼，若不奮跡巍科，如何得再續婚姻，以報劉小姐貞潔？因此下老實讀書。

那劉萬戶在京，人皆趨他富貴，知他只此一女，都來求他為婚。劉萬戶也不顧舊日女婿，竟要另許勢豪。幸得秀英小姐守志不從，父母苦勸，他便道：「若有人選得我香勾的，我就與他為婚。」萬戶見女兒立志堅貞，只得罷了。一日，黃榜動，選場開，文世高果以奇才雄策，高擢紀科。

那榜上明寫著蘇州文世高，豈有劉萬戶不知的道理？只因當日輕薄他，只知姓文，那裡去問他名字，所以不知他中。又量他這窮酸，如何得有這一日。在文生高中，也是本分內事，但劉萬戶小人心腸，只道富貴貧賤是生成的，不知富貴貧賤更翻送變，朝夕可以轉移的；但曉得富貴決不貧窮，不曉得貧窮也可富貴，但時運有遲早耳。奉勸世人不可以目前窮通，認做了定局。

文世高自中之後，人見他年少，未有妻室，紛紛的來與他議親。他一概回絕，仍用著舊媒人施媽媽，取出劉小姐原贈他的汗巾一方，香勾一隻，遞與施媽媽，煩他到劉萬戶家去，看他如何回話。施□娘即刻領了文老爺之命，喜孜孜來到劉萬戶衙內。衙內人見了施媽媽，俱各驚喜。施媽媽見了老夫人和小姐，真個如夢裡相逢一般，取出小姐詩句、香勾，一五一□說了文老爺圓親之意。

合家歡喜道：「小姐果然善識英雄，又能守節。」劉萬戶也便掇轉頭來道：「女兒眼力不差，守得著了。」一面回復施媽媽，擇日成親；一面高結彩樓，廣張筵席，迎文生入贅。說不盡那富貴繁華，享用無窮。文世高是個慷慨丈夫，到此地位，把前頭的事一筆都勾。夫妻二人甚是感激施□娘恩義，厚酬之以金帛；並他女婿，也都時常照管他。

後來張士誠破了蘇州，文世高家業盡散，無復顧戀，因慕西湖，仍同秀英小姐歸於斷橋舊居，逍遙快樂，受用湖山佳景。當日說他不守閨門的，今日又贊他守貞志烈，不更二夫，人人稱羨，個個道奇，傳滿了杭州城內城外，遂做了湖上的美談，至今燴炙人口不休云。